

吉人天相 应运而生

——袁运生先生为艺之方略

■俞百圣

在中国,以一幅画而名震天下者,北宋有王希孟,现代有傅抱石,当代则有袁运生。王希孟凭《千里江山图》,辉耀千古;傅抱石依《江山如此多娇》,誉满寰中;袁运生靠《泼水节——生命之赞歌》(以下简称“泼水节”),一鸣惊人、一飞冲天。影响波及海外。

一画成名天下晓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浑浑噩噩、随波逐流是寻常画匠常态;轰轰烈烈、特立独行才是艺术家做派。1979年,壁画《泼水节》横空出世,中国美术星空最璀璨者,即是袁运生先生矣。形象地讲,《泼水节》既是袁运生艺术人生之“初潮”,亦是袁运生艺术人生的第一波“高潮”。因缘际会,造化弄人,此番高潮,姗姗来迟,其中之艰难困厄、柳暗花明,非过往者,无法想象也。

廿世纪,五十年代中期,以第一名考入央美油画系的袁运生,大二时,有感业界积弊,直斥其非,竟被打成“学生右派”,此乃袁氏“第一劫”;业师董希文倡导“油画中国风”,秉承董师理念,袁运生的毕业创作《水乡的记忆》,未沿袭彼时流行的苏联创作模式,以平面化装饰手法,展现水乡风俗意趣,别创新格,令人耳目一新。董师给了最高分,留苏教授李天祥,给了最低分,最后,毕业创作取折中4+。一时,“天才学生”袁运生,折戟沉沙,跌入低谷。此乃袁氏“第二劫”;好事成双,坏事成三,“第三劫”接踵而至:央美高才生袁运生毕业“发配”至吉林长春工人文化宫,从事群文宣传。自此,袁运生蛰伏东北16年,远离京华艺术中心,几近被美术界遗忘。

“没骨”有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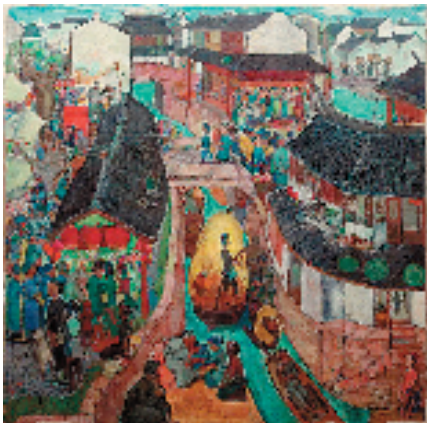
■徐惠林

人不可有傲气,但不可无傲骨。艺术家的“傲骨”,“骨”表现在哪里?

一日,披赏《恽寿平画集》,随一页页清秀妍雅的没骨花卉翻过的,也乃自己的与古为徒、俯仰同心之冲淡襟绪、致远情思。

“清初六大家”之一、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恽寿平,开创没骨花卉的独特画风。观览此中作品翘楚,40岁以后如《山水花鸟》册中的《国香春霁》《二色牡丹》《出水芙蓉》《五色菊》,清劲秀逸而“笔墨无痕”,设色醇厚而不凝滞,皆是杰作;50岁后,没骨写生,淡雅、清逸,精品如《写生花卉》册、《双清图》轴,寓目心神双畅。一幅《蓼汀鱼藻图》,更是晚年此类风格的代表,画面景物全以色彩点染而成,不假勾勒。石以淡花青为主调,略加淡墨晕染,竹、芦花、蓼叶及藻施以浓淡不同的花青……以典型的“没骨”法,生动地表现了池塘清趣。

掩卷。将目光投向窗外咫尺而遥的茗溪水,其“柔弱无骨”;移步阳台,看南郊远处的天目山余脉,平远、深远、高远,分



袁运生 水乡的记忆 1962年

人生若遇“三劫”,常人每多偃旗息鼓,一蹶不振矣。袁运生却云淡风轻,越挫越勇。盖袁运生属牛,不属虎。牛虽乏虎之勇,却足不踏空,韧劲异常。牛性扛杠的袁运生,当有牛气冲天之日。念兹在兹,念念不忘。日思夜想,云开雾散。皇天不负有心人,吉星高照福星临;云南欲出版周总理与傣族欢度泼水节之主题画,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向袁运生抛出橄榄枝。随即,袁运生身负使命,前往西双版纳采风,前后达五个月之久。

美术创作,题材一旦确定,表现形式、表现手法则是作品成败之关键。在央美,袁运生主攻油画。油画之基础是素描,素描乃科学之派生,“明暗法”则是素描常规表现手法。在云南采风,袁运生不搞明暗素描写生,却钟情中国传统白描写真,超乎画家常识。究其原因,董师“一笔负千年重任”及“油画民族化”理念,深契袁氏内心;婀娜多姿、素口蛮腰的傣族少女,具

线性衣纹,适易线条表现;袁运生自身的悟性,则发挥关键作用。早在大一时,袁运生翻阅西方大师画册后,即敏锐意识到,苏联模式化素描无法赓续欧西素描,尝叛逆而戏谑地表示:“我们无法接受他的统治”。识者以为:“反者道之动”,反常合道,靠船下篙,从心出发,不走套路,才是画家智慧。“本质意义上的素描是中国白描”——当有人质疑,从事油画者不画明暗素描,却画白描时,袁运生如斯坚定答复。有彻悟,有执行力,袁运生的云南白描写生,即非同寻常,金贵无比矣。

写生不是创作。写生是画家采撷的零星素材,古人喻为“粉本”;创作则考验画家的熔铸之功,是画家依据生活素材进行的再发挥再创造。如果说,礼赞生命、颂歌自由是《泼水节》鲜明之主题;璀璨夺目、富丽堂皇的色彩是《泼水节》华美之霓裳;那么,绵韧坚贞、临风飘举之线条,即是《泼水节》铮铮傲骨矣。识者指出:水落石出、洗尽铅华之白描才是《泼水节》裸裎之本象。披沙拣金,火眼金睛,为艺,思想深度决定艺术高度。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,思想是“火”,“燎原”则需借力东风。袁运生是思想者,袁运生之“东风”即是祖国千年不遇之改革开放——有改开方有首都机场,有机场则有袁运生一展才华之舞台。吉人天相,应运而生,袁运生因了一幅画,妇孺皆知,为万众瞩目,何其有幸!

物极必反,泰极而否。《泼水节》在一片褒扬声中,却夹有贬抑之音:泱泱华夏,首善之都窗口,竟有裸女悬墙高挂,辱没妇女、有伤风化云云,甚嚣尘上。袁运生刚刚傲骄舒展之眉头,已然紧蹙,隐忧如乌云般裹挟而来。1982年,袁运生受美国新闻总署邀请,访问美国,进行东西方艺术对话与交流。此去经年,酸甜苦辣、五味杂陈。14年的美国生息,梦魇乎?美梦

将运笔和设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,不用勾轮廓,不要打底稿,更不能放底样拓描。我想象着恽寿平作画时的胸有成竹,他将墨、色、水、笔融于一体,在纸上高妙结合,一气呵成。

一个不算桥段的说法。恽寿平年轻时与清初“四王”之一的王翬友善。他初以山水为专攻,与王翬风格相近,但后者其时已渐成画坛盟主,影响太大,他便自以为难以超越,“耻为天下第二手”,遂舍山水改画花卉。实际上他山水、花鸟仍兼攻,只是后来主攻了“没骨花鸟”。概当时他的没骨花鸟,格外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,同时还有现实生活的考量。中年以后,恽寿平与父亲恽日初从杭州灵隐寺返回常州老家后,经济拮据,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卖画糊口。由是,他频繁活动于杭州、扬州、泰兴、苏州、宜兴等地,鬻画求生。

放下画册,我想说,作为“没骨”画大家的恽寿平,非常有“骨”。“没骨”技法最早为南朝梁张僧繇所创,唐朝杨升用“没骨法”画山水,称为“没骨山水”,北宋徐崇嗣用“没骨法”画花卉,为“没骨花”创始人。在湮没历史数百年后,是恽寿平大胆将其承续、再发掘、以创新,由此“一洗时习,独开生面”,为明末清初的花鸟画坛注

乎?抑或兼而有之。令人佩仰的是,袁运生在观摩师法西方艺术之际,没有拜倒在西方大师麾下。相反,民族自主意识被彻底唤醒;在美国大学,袁运生讲授中国素描,创作巨幅壁画,讲述中国故事,传播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。这种融会古今、祈通中西、纵横天下的气魄,举世罕见。

中国画案头小品乃小众艺术,供三两知己赏玩。壁画属大型公共艺术,公共艺术以其“公共性”,是最开放最无私最接地气的艺术。无私无畏,吾道一以贯之,才是袁运生生命之底色。早在央美求学时期,袁运生即质疑美院以希腊石膏像,作为基础素描写生之必要。古稀之年的央美教授袁运生,高屋建瓴地提出“重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”之课题,并率先垂范,躬身践行。亡羊补牢,为时未晚。袁运生的呼吁,令业界无数尸位素餐、无所建树者,汗颜非常也。

“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,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偶然”,面对《泼水节》的荣耀与沉浮,袁运生曾不无遗憾地发出无奈的喟叹。艺术与科学,乃现代文明之双翼,缺一不可。艺术,有文化支撑,方葆有道德承载,盖文化之极至乃道德也。和谐社会,风清气正,是道德土壤优良所致。惟其如此,好画家的胜出,遂不是“偶然”,而是“必然”。

琴音袅袅的夫子,飞驰太空的万户,凌空逐日的夸父,手持巨斧的盘古……晚年,袁运生放飞梦想,回归本土文化,自我作古空群雄,其艺术世界实现了质的跨越。他不再絮叨家长里短、儿女情长。“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”,鲁迅的话,印证了袁运生上下求索、家国天下的价值。

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。袁运生——艺术的殉道者!

入了新的生机,使得“勾花点叶”派末流为之一扫,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。这种艺术觉悟与判断,展现出他的善于发现、智慧选择、艺术勇气,由是,也无形中,在历史的纵坐标与时代横坐标的交集处,确立了自我、“这一个”——这是他另一种更厉害的“骨法用笔”。一代代有这种勇气、胆略、魂魄的书画家,以奋进、使命与抱负,因此而成就了中国艺术的生生不息,瑰丽璀璨,显现出文化之“骨”。

恽寿平的艺术之“骨”,还来自他的人格。他出生世家大族,8岁便有咏莲花之诗。年少随父参加抗清运动兵败后离散,做了清军的俘虏。后在灵隐寺与其生父相遇,他以留寺为僧之名,随父同归故里。他侍父极孝,教化乡里。为人慷慨,常周济别人。刻苦钻研学问,古文、诗词、书画无不精擅。却视名利如草芥,从不肯趋炎附势,谈得来的,不论贫贱求他作画,即刻挥毫,遇势利小人,纵支银钱百两也不肯画一花一叶。一生中,恽寿平不慕富贵,即便曾有被满清闽浙总督陈锦收为养子,后来面对着继承养父爵位的巨大诱惑时,他毅然选择离去,最后穷困潦倒病死——其“富贵不淫”情操如此!

(作者系艺术评论家)



恽寿平 山水花卉合册之牡丹 王翬题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明一缕一丝,其骨已为浑圆的弧线、曲线涵裹,游弋于氤氲山岚雾霭之中。

中国画是线条的艺术,所谓书画同源,“以书入画”乃其中精髓。书法里,把笔锋所过之处称为“骨”。“六法”精论是金科玉律,其中之一的“骨法用笔”迄今仍是一些画家的口头禅,自矜的同时还时不时以此揶揄同道。

如果以字面浅显而解,恽寿平“没骨画”之“没(mò)骨”,就是没有骨头啦。而事实上,不同于工笔和写意,没骨的“没”字,即淹没而含蓄之意,其精要在于